

中 國 現 代 話 劇 劇 本

雙 婚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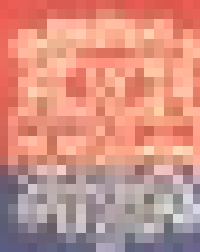
柯 夫 著



中 國 戲 劇 大 社

雙塔記

...



双 婚 記

(五幕六場話劇)

柯 夫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38 字数 67,000 开本787×1092耗 印张4 $\frac{1}{8}$ 插页2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500册

定价(7)0.39元

前 言

讓我們把这出戏獻給那些从事艰苦的地下劳动的人們吧！是他們打开了地下宝庫之門，把煤——这閃閃發光的黑宝石，从深深的矿井里挖掘出来了。有了这黑宝石，人才过着温暖的生活。这黑宝石給我們帶來了光、热和力量。請想一想，如果没有这黑宝石，人們的生活要倒退多少年？人們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多可爱的黑宝石呀！可是挖掘黑宝石的人們更可爱。但在过去誰想得到他們。他們像牛馬一样，一輩子深埋在岩層下。他們為人們挖出来幸福，同时却又不得不把自己的青春、生命埋葬在矿井里边。他們沒有温飽，沒有家庭，沒有幸福，也沒有欢乐。他們不被当成一个人。

但今天，他們站立起来了，他們更勇敢地劳动，他們在創造着我們偉大的祖国。同时也創造了自己新的生活。

讓我們為他們祝福吧！讓我們為他們贊美吧！因為他們是最好的人。

人 物 表

魯万春——煤矿上的老工人，保安班長，四十五岁左右。

何大嫂——四十岁左右。

苏 平——煤矿的副矿長。

陈子高——煤矿的矿長。

李金年——保安股長，何大嫂的姐夫，五十岁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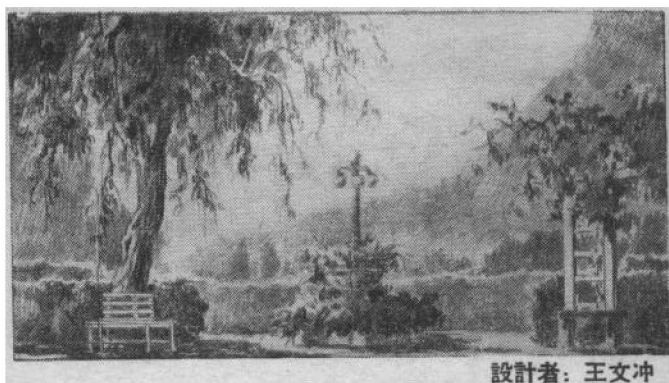
江 明——魯万春的养子，救护队員，二十岁。

何淑芳——何大嫂的女兒，十九岁。

王守义——老工人，采煤班長，五十岁左右。

楊广文——截煤机司机，二十二岁。

楊大娘——六十岁。



第一幕

一九五二年夏天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在某矿区的一座公园里。远处山巒起伏，一个个高压电綫的铁塔立在上山，鉄塔牽引着很長很長的高压电綫，使人很容易感觉这是个工矿地区。

舞台的一边有一棵大树，繁茂的枝叶伸展着。沿着树干，圍着一圈木条靠椅，是个供人乘凉的好地方。舞台正中有一个花坛，各样花兒盛开，紅色的美人蕉在花叢里高高地伸出她的花冠来。舞台的另一边，有一条石凳；石凳后面高高地立着一个公园里特有的路灯。公园的周圍綠树成蔭。扩音喇叭不断地送来輕快优美的音乐。公园里的人們都生活在这种欢乐的气氛里。

开幕时，年青的矿工江明追赶着年青的截煤机司机楊广文跑上来，他們在爭着一張像片。

江 明 給拿来!

楊广文 看看怕什么! (故意地) 你看, 来啦! 来啦!

江 明 那里?

楊广文 那边, 那边, (看看像片) 多么漂亮的一个大美人呵!

江 明 別逗了。

楊广文 进行的怎么样啦? (把像片还给江明。)

江明把它夾入一本書中。

江 明 那来那么多好事呵!

楊广文 別小瞧了自己, 眼时找爱人比挖煤省勁的多。

江 明 挖煤多好使勁, 找爱人口可难开! 我宁願挖一輩子煤……………

楊广文 也不願找一輩子爱人。

何淑芳上。

何淑芳 江明!

楊广文 (捅了江明一下, 低声地) 喂, 江明, 給介紹介紹。

江 明 这是何淑芳同志, 是准备到咱們矿上工作的。

这是楊广文同志, 矿上的司机。

楊广文 司机。

何淑芳 司机?

江 明 是开截煤机的司机。

楊广文 司机倒是司机, 可現在是两个肩膀扛个头, 晃来晃去啥事沒有。

何淑芳听到楊广文說話很有意思, 忍不住的笑了。

楊廣文 （從何淑芳的笑里感覺很面熟） 我好像見過你。

（思索）你以前在這兒吧。

何淑芳 是呀，你知道？

楊廣文 你小名叫月花。

何淑芳 呵，對！

江 明 你們也認識，我還當你們不認識呢！

何淑芳 你是……

楊廣文 我是小鎖子。你忘了，咱們那年還是一塊坐火車離開這兒。

何淑芳 呵！記起來了，記起來了。

楊廣文 怪不得我看像片的時候就覺得面熟。你媽也來了嗎？

何淑芳 （順嘴說出來）來了。（馬上改口）哎，還沒有來，快來了。你媽來了嗎？

楊廣文 早來了。江明，好呀，我當是誰呢，原來都是熟人。你們談吧，我還有點事。

江 明 什麼事？

楊廣文 找礦長提意見去。好，再見！

何淑芳 再見！

楊廣文下。

何淑芳 他真有意思。

江 明 他挺滑稽的，孩子都有了，可還像個孩子頭。

何淑芳 他不像你，見了我像不認識的一樣，簡直是把我忘了。

江 明 那能呢，我心里一直記着你。

何淑芳 可你为什么先跟我說話呢？不好意思，是吧。

江 明 我怕你忘了。

何淑芳 瞎說。（稍停）江明，你給我办的怎么样了？

江 明 我跟苏副矿長講了。

何淑芳 他怎么說？

江 明 他說和人事科研究以后再通知我，他一說研究就准能行。

何淑芳 矿長事情那么多，他不会忘了？

江 明 那能呢，我們的苏副矿長他的記性可好呢，只要看你一眼就記住你一輩子。

何淑芳 （翻書把照片落在地上）你不是也答应給我一張像片嗎？

江 明 我照的不好看。

江明从衣袋里掏出像片，何淑芳搶在手里。

何淑芳 这不是挺好么！

江 明 比不上你照的好，你看你照的多漂亮。

何淑芳 （害羞地慢慢地憋不住笑了，用手推江明，稍停）

江明，你忘了，小时候咱們倆悄悄地从刺棍里鑽到这公园里，玩的多痛快呵。

江 明 可是讓日本鬼子把咱打的也痛快呵。

何淑芳 我看你头上还有疤沒有？

江 明 有。

何淑芳撫摸着江明的头看。老矿工王守义上，他看着

他們愉快的神采，心里說不出的高興。

江 明 （看見了王守義，不好意思地）王大爺。

王守義 （假裝才看見）江明，是你呵。（低聲地）手續辦了沒有？

江 明 手續？噢，挂上號了，可現在還得听信，沒有算妥。

王守義 怎么區里不給痛痛快快辦么？

江 明 不用經過區里，蘇副礦長跟人事科研究研究就行了。

王守義 怎么，蘇副礦長還管這個事？

江 明 他不管誰管？

王守義 你說了些什么？

江 明 你不是問我工作挂號了沒有？

王守義 我是說到區上。（把嘴送到江明耳邊低聲地說着什么。）

馬上他倆都笑了。何淑芳在一旁也跟着笑了。

王守義 說兩岔了，說兩岔了。

何淑芳 （不好意思呆下去了）江明，我到那邊去了。（下。）

王守義 江明，你快去吧，好好地侍候着，可不能讓她飛了。

江明下。

王守義 這要是讓你爹知道，不知該怎么樣的樂呢。（呆呆地望着。）

魯萬春由另一邊上。

魯万春 老王，你在这做什么？

王守义 （低声地）老魯，你看你兒子。

魯万春 怎么跟一个女的？

王守义 （正經地）那是他的对象。

魯万春 真的嗎？

王守义 有門。

魯万春 是我兒子嗎？別弄錯了。

王守义 你的眼睛今天怎么了。可不是他是誰？这还能騙你？你不信看看。（叫喊）江明。

江明声 噯！

魯万春 孩子是你嗎？

江明声 是阿！

魯万春 （大声地）去吧，孩子，我不叫你啦。

王守义 （大声地）你領她 来吧，你爹才 从疗养院回来
要看看你們。

魯万春 噯，算了算了。

王守义 怎么你还害臊呵！

江明和何淑芳上。

魯万春 （不知說什麼好）孩子，你今天沒上班。

江 明 爹，今天不是公休嗎？

魯万春 （很窘地）吃過飯了嗎？

江 明 早吃過了。

王守义 （赶快救駕）江明，快給你爹引荐引荐。

江 明 这是我爹。

何淑芳鞠躬。

江 明 这是王大爷。

何淑芳鞠躬。

王守义 （不知如何是好）噢噢，我这是多余的。

江 明 她叫何淑芳。

王守义 多好听的名兒，就冲着这个人就不能叫个孀名兒。

魯万春 念过書沒有？

何淑芳 四年文化。

魯万春 念書好呵！

何淑芳 听說你和姜工程师想了个好办法，在冶矿井里的瓦斯。

魯万春 你听說啦？

何淑芳 江明告訴我的。

王守义 还要把它引出来为人民服务呢！

何淑芳 那真太好了。

王守义 就是因为他和姜工程师想了这个好办法，才把他的腦瓜仁子都累坏了。这不是上級讓他到疗养院去休养嗎！

魯万春 江明，吃飯的时候，領她來家吧。

何淑芳 不用呵！

魯万春 不用客气。來吧！

何淑芳 江明咱們去那边吧。

江 明 爹！我們去玩了。

魯万春 好呵，去吧。

江明、何淑芳下。

魯万春 （低声地）不簡單呵！年头 变了呵，过 去人家說咱們煤黑子頂風还臭四十里呢！如今一个刨煤的自己都能找到个媳妇啦！

王守义 可咱們就是頂風香他一千里也不中呵，在这个問題上咱們是落后了。

魯万春 你小点声。

王守义 （望着他們的背影）有了他們更显得咱們老了。人家也是活个人，咱們也是活个人。你看人家逛公园談恋爱，多美呀。咱們在旧社会当牛当馬当了一輩子。

魯万春 （望着孩子的背影）你小点声說。

王守义 咱这一輩子算是白活呀。真的，老魯，我活了五十多岁了都沒跟女人挨过边，真不知道跟女人靠着膀，拉着手，說几句话是什么滋味。

魯万春 （久久地望着）誰讓你沒赶上这个好年月。

王守义 年青人是幸福的呵！

魯万春 （轉过身来）老头也不遭罪呀！

王守义 可这年青人的幸福也是咱們給掙来的，要是沒咱們，那有这矿山呵。沒有这矿山那有这年青人的幸福呵！

魯万春 这話对呵！可是咱們人生在世，活了这么一輩子，总得給留下点东西。老王，咱們最少还能干十年到十五年的活，咱們把所有的勁都用在社会主义

上，你說好不好。

王守义 老魯，你行呵，干活用心思，你看你跟姜工程师兩人提出的要打根上解决瓦斯的办法，好呵，你这心思算沒有白費呀！工友們都挺拥护的，工友們的心呵，这下可就像一塊石头算是落了地啦。再也不会会有瓦斯爆發了，再也不会死人了。

魯万春 这还不是主要靠姜工程师，还有苏副矿長。我算得了什么！

王守义 你怎么出院了，病好了嗎？能睡覺了嗎？

魯万春 他們怎么能治了我的病。

王守义 那你出来怎么办呢？

魯万春 我知道我的病是打那得的，該打那治。老王，井下二区的情况你知道不？

王守义 就是你們試驗抽瓦斯那里。

魯万春 是呵。工程进行得怎么样了？

王守义 我不清楚。只听说干活的工友有些意見。怎么的了？

魯万春 我听说那里抽瓦斯的工程要人，人不够，要料，料沒有，瓦斯工程都摆在那里。

王守义 噢，你还不知道呢，咱們矿現在又在突击呢！你知道这連着几个月都沒有完成任务。这又到季度末了。还不想法赶一赶。

魯万春 咳，这种搞法，早晚会出事。咱們矿的瓦斯大这誰不知道。伪滿时好不好就爆發，一死就是多少

口子。这样只顧生产不顧安全，要是来个瓦斯大爆發那怎么得了。

王守义 誰說不是呢！

魯万春 我得找領導上提意見去。

王守义 你找誰？

魯万春 我去找苏副矿長。

王守义 找他，还差不多。你找苏副矿長，正好有个事你給办办。

魯万春 什么事？

王守义 上星期苏副矿長和我說：“老王，矿上办个訓練班，你去學習吧！”我当时心里就酥的一下，我想糟了，后来我又一寻思他是說笑話唄，可是昨天人事科長就正式通知我了。

魯万春 我当是什么事呢，老王，學習好呵。今天晚上咱們喝酒，我庆賀你。

王守义 老魯，你別逗了，你看我这粗手笨脚的，这都五十的人了，就憑这个去學習！

魯万春 不學習以后可不成了。

王守义 看不透，我这一天学堂門沒上，不也刨了一輩子煤啦！

魯万春 以后采煤要机械化了。不學習是不中啊！學習也是一个任务。

王守义 不管怎么說，你讓苏副矿長就把我这學習任务免了吧。我还是領着我那个班多給国家刨点煤吧。

魯万春 那我怎么說去？

王守义 你就說我岁数大了。

魯万春 說岁数大了，苏副矿長还兴許說：“嘿！我还打算給他找个对象呢！”

李金年匆匆忙忙地跑上，他四处張望着。

魯万春 李股長。

李金年 噢，你怎么从疗养院回来啦。

魯万春 李股長，我听說瓦斯工程現在停在那了。

李金年 （心不在焉地）嗯嗯嗯！

魯万春 最好还是能按計劃进行才好。

李金年 等以后再說吧。

王守义 李股長你找誰？

李金年 你們沒看見一个人。

王守义 什么人？

李金年 是，是一个女人。

王守义 女人，誰？

李金年 是我的小姨子。

王守义 你小姨子？咱們沒看見，也兴許过去了，我們光顧着說話沒看着。也兴許沒过来。

李金年 怎么这一轉眼的工夫，人就不見了。她是才从山东老家来的。

魯万春 沒看見。

李金年下。

王守义 你看跟他說兩句話他都不願答理。这也是个股